

# 敦 煌 莫 高 窟 人



# 物圖像簡述

蘇瑩輝

## 本

文所稱的敦煌莫高窟（俗名千佛洞）人物圖像，包括牆壁及紙、絹本上的繪畫而言。在壁畫上之圖像位置，又分甬道兩旁、四壁、窟頂、中心柱等處。而寫經卷子的卷首圖像與絹質畫幡上之圖亦均在內。

以上所述壁畫上圖像的內容，約分作兩大類：一為甬道兩旁的供養人（即功德主，率皆家屬之全體；男、女二列分繪在北、南兩壁上，均為等身巨像）像和窟內經變圖（多在甬道進口後的左、右壁近地面處，僅高約尺餘）下的小供養者像。一為供養人以外之佛、菩薩像及其背景（包括經變圖、花卉樹木、鳥獸動物等）等，不勝枚舉。

姑舉西魏天宮伎樂圖（部分見圖一）說明如下：

北朝石窟四壁上端與窟頂交界之處，往往繪有一帶天宮城門，莫高窟北朝壁畫，自不例外。門內各畫一大半身的伎樂，此即所謂「天宮伎樂」，這鋪壁畫係窟南壁上端一條，城門以兩種形式相間，一種是半圓拱形，門兩側有希臘式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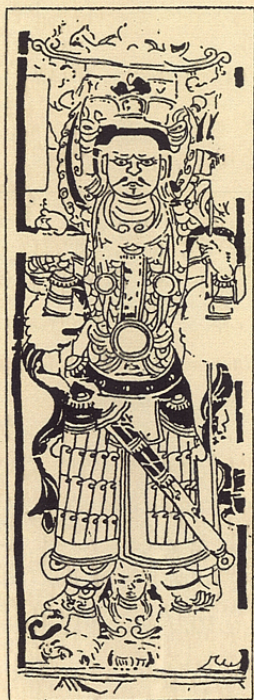
頭，門楣上裝飾一顆顆紅、綠、青色帶火焰的摩尼珠；一種是有鷓尾的殿堂式。門前一道以正方形和斜方形相間組凹凸花形欄牆，賦青、綠、紅等色，色上以白線勾描方格和小圓圈圖案。門內伎樂頭戴寶冠、裸上身、披巾、腰繫裙。有的舞蹈，有的吹奏著法螺、豎笛、箜篌、腰鼓、曲頸琵琶、橫笛、箏、篳篥，動作誇張，千姿百態，氣氛熱烈！表現天宮的歡樂和幸福。

在上述同一位置，多數是畫的「小千佛」（為跏趺坐像，有頭光和身光）。也有少數繪「飛天」（香音神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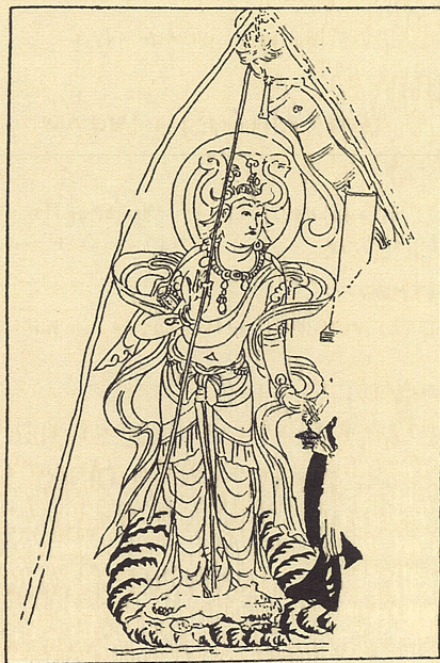
至於紙、絹本的圖像，則多流入英、法、日本諸國；例如斯坦因 Sir Aurel Stein 氏輦歸英倫的兜跋毘沙門天王像（圖二），伯希和 Paul Pelliot 輦歸巴黎的引路菩薩圖（圖三），中村不折氏輦歸日本的毘沙門天像（圖四）等，可見一斑。至於各窟（主要是甬道兩旁的等身立像）之供養人像，除了衣冠服飾可補正史之闕外，每人肩上側的題名職銜（有些還連署勳、散、爵封），



圖七：榆林窟第十窟朱梁曹議金妻回鶻公主供養像



圖二：兜跋毘沙門天像 藏倫敦博物院



圖三：引路菩薩圖 藏巴黎集美博物館

圖一：天宮伎樂圖





圖四：毘沙門天像(紙本) 藏日本中村不折氏



圖五：莫高窟晚唐第十窟壁畫供養人像



圖六：莫高窟晚唐二八〇窟樂舞圖



圖八：榆林窟宋初曹延祿妻于闡公主李氏供養像

更可補史傳及敦煌寫本卷子之不足。

本文就手邊的資料，略舉晚唐迄宋初之莫高、榆林（即今安西萬佛峽）二窟男女供養人像數幀如下：

圖五：莫高窟晚唐第十窟壁畫供養人跪坐像。

圖六：莫高窟晚唐二八〇窟樂舞圖。

圖七：榆林窟第十窟五代（朱梁）曹議金妻回鶻公主隴西氏暨侍女供養像。

圖八：榆林窟宋初「木朝大子闡金玉國皇帝的子天公主李氏」供養像。

圖九：歷代服飾圖。（僅簡略舉例而已）

此外，值得注意者，厥為各窟巡禮人題記，漢文而外、梵、藏、婆羅謎(Brahmt)、西夏、回紇文字，不一而足，其種姓之繁，於此可見。

按河西佛窟遺蹟，雖以莫高為巨擘，然如甘肅安西之小千佛洞（亦名下洞）、榆林窟（俗名萬佛峽），敦煌之西千佛洞，自其繪塑作風言，固與莫高窟同屬敦煌佛教藝術系統。小千佛洞在安西西南約百十里之踏實河兩岸峭壁上，南岸存十



圖九：歷代服飾圖（西夏、五代、唐）

窟，北岸存一窟；南窟大率為五代及宋時所開或重修，自西向東第五窟有中心座，榆林窟張大千編十九號、廿九號兩窟構造亦與此同，以莫高窟形制證之，皆元魏遺制。萬佛峽在安西縣南一百四十里，張大千氏亦曾為各窟編列號碼，其開創年代，雖乏石刻或文字上記載以為考較之資，然如第十九、廿九號諸窟形制與莫高窟諸魏窟同，則其創建時代，蓋與莫高窟相去不遠。各窟題名，自光化三年至國慶（為天賜禮盛國慶省書，乃西夏秉諒年號）三年，俱在九世紀至十一世紀之間。斯坦因謂榆林窟創於九世紀至十世紀，題名率為元代，殊不足據，向覺明氏已斥其非。西千佛洞在敦煌城西七十里，張氏亦曾編號，共十一洞，就其壁畫作風觀之，大半屬於西魏及隋代，但亦有壁畫作風稍晚者，當為唐、宋重修之洞，張編第六洞有武周如意年號，其時代更為確定。

又按莫高、榆林二窟供養人像之在曹氏一代者，其題名結銜十九有銀青光祿大夫以及檢校太子賓客勳階，疑多屬僭竊自稱，非真受自朝廷，此亦研治瓜沙史事者所應注意之一端。

